

# 评弹传统书在“整旧”“创新”中发展

——与吴宗锡访谈实录

曹正文

今春，收到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托人捎来的一套《吴宗锡评弹文集》，全书分“评弹谈综”“审美五说”“书目品藻”“人物留影”“唱词赏析”等十个栏目，共计100万字。95岁的吴宗锡在电话中嘱我读后提点意见。我读完全集，觉得有些问题需请吴老详谈，便去他华山路府上拜访，作了一次访谈。



《吴宗锡评弹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本文作者(左)访问 95岁的吴宗锡先生。

## 从爱好文艺到进驻评弹团

吴宗锡生于1925年，他中年时即有一头漂亮的银霜，今已过鲐背之年，依旧精神矍铄，气度不凡。我指着厚厚的评弹文集说：“我记得您写过几本有关评弹的书，怎么这次配套成龙了？”

吴宗锡谦逊地回答：“这次靠一直热心评弹事业的王其康先生，他说整合出版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评弹事业的发展脉络，这套《文集》基本上反映了评弹艺术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面貌。”

“听您口音，也是苏州人？”

吴宗锡笑一笑：“和你一样。我祖父吴曾沂，父亲吴泽都是苏州人，我生在上海，幼年随祖父生活，在苏州长大，住在通和坊，小学到上海来读书。”

我问：“是不是因为你是苏州人，所以从小就喜欢评弹艺术？”

吴宗锡摇摇头说：“这倒不是的，我9岁到上海读书，中学在格致公学，后来考进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经济系，还未毕业，20岁已参加地下党办的《时代学生》发行工作，21岁加入地下党，后到轮船公司当会计。当时我对评弹没有什么兴趣。”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艺？”

“我少年时代就喜欢文艺，后来迷上写诗，但我父亲劝我不要读文科，说会计工作收入有保障。我在大学时与屠岸合编《野火》，与袁鹰合编《新文丛》，还在报上发表诗评与散文。”

“那么你怎么会进入上海评弹团的？”

“我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后，1949年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组长，当时姜椿芳是剧艺室主任，丁景唐曾是我上级，梅朵任《大众戏曲》主编，我是他副手。袁鹰和刘厚生都先后对我说，现在上海文艺界需要干部，叮嘱我服从分配，当时有沪剧、越剧、滑稽与评弹几个戏曲行当，因为我是苏州人，在几个剧种比较后，我认为评弹唱词很高雅，便报名去了评弹界。”

我又问：“你怎么接触评弹艺术的人？”

吴宗锡喝了一口茶说：“先是跑书场作调查研究，收集评弹小报，认识一些评弹艺人，最早认识的是赵稼秋，后来又认识了潘伯英、周云端、张文倩，我们编了一

些新的唱词，让赵稼秋唱白话新开篇。通过交流与访谈，让我对评弹艺术有了一些了解。”

“听说上海评弹团成立之初，有18人？”

“是的，当时传统评弹艺人分成好几十个小组，1951年，决定成立上海评弹团，就有刘天韵、蒋月泉、唐耿良、张鉴庭、姚荫梅、张鸿声、周云端等18位有影响的评弹艺人汇聚在延安中路549号，决定成立中国评弹艺术首个国家级剧团。记得当时很热闹，他们决心为评弹艺术走出一条新路。”

“当时由你当团长吗？”

“当时团长是刘天韵，蒋月泉与唐耿良是副团长，他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建团第三天去安徽参加治淮工作，创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中篇评弹。”

## 评弹老书如何“整旧”与“创新”

由于评弹说书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拥有许多档剧目，吴宗锡进入上海评弹团担任领导后，根据党的政策，要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工作。其中改戏，就是对传统书目进行审查，把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糟粕去除，同时保留艺术精华，并将书目内容加工发展得更合乎情理。《吴宗锡评弹文集》着重谈了改戏的问题，我请吴老谈点亲身体会。

吴宗锡说：“评弹艺术与其他戏曲一样，在新中国也经历了改革，其中一是内容，二是形式。比如内容，一些因果报应，黄色噱头，不合乎情理的书目要重新加工。有一个时期，大家不敢说传统书目，一律说新书，这种‘左’的倾向也干扰了上海评弹艺术的发展。其实，传统书目一直脍炙人口，如有一些情节与章回不好，可以修改，可以加工，我请评弹老作家陈灵犀来进行逐回修正，通过召集评弹演员讨论书情，将好的内容继承下来。”

“上海评弹团对哪些书目作

了重点加工？”

吴宗锡想一想说：“主要是蒋月泉的两个著名长篇弹词，一是《玉蜻蜓》，二是《白蛇传》。就拿《玉蜻蜓》来说，原来写金张氏（金大娘娘）在丈夫金贵升久别不归后十分苦恼，婢女芳兰怀疑主人金贵升与小尼姑智贞有染，并去试探，书中讲芳兰逼智贞脱衣察其生理变化，有粗俗黄色的描述。蒋月泉后来改为芳兰让智贞说出元宰相貌似大爷金贵升的情节，不仅去除低俗，而且增加了悬念。而书中对金大娘娘的形象也作了合理塑造，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中掌权的女性，既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但同时又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庵堂认母》这回书几经精雕细琢，也费了许多时间。”

我问：“除了《玉蜻蜓》，听说蒋月泉、朱慧珍的《白蛇传》的演出本也花了不少力气修改？”

吴宗锡说：“过去说《白蛇传》，杨仁麟最擅长，我们把他请来，让他边说边记边改，原书脚本优秀的继承下来，迷信或不合情理的成分去除。比如端午节白娘子现原形后，许仙吓昏过去，白娘子因为昆仑山有白鹤童子守山而不愿去盗仙草，被小青责备后才去，现改为白娘娘与小青争相去盗仙草。又如原书中有小青迷恋恶顾公子，用妖法将其迷倒的一段‘昆山书’，因与主题无关，便删去了。还有许仙被吓死后，白娘娘发现他手心里有一只痧药瓶，才知道许仙心地善良，自己错怪了他。这些情节的改动，都将人物的境界提高了。”

## 中篇评弹的应运而生

上海评弹团成立以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大量中篇评弹，如《老地保》《三约牡丹亭》《大生堂》《密室相会》《抛头自首》《庵堂认母》《玄都求雨》《厅堂夺子》《十五贯》等优秀剧目。我请吴宗锡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宗锡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艺人说书基本以长篇为主，一部书可以说一个月至三个月，也有的可以说一年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听众时间有限，于是我们团设法在折子书上下功夫，便有了不少精彩的中篇评弹。”

“对于整理中篇评弹，你可以举些具体例子吗？”

“1958年我团整理传统书目中的菁华，首先想到是《描金凤》中的一段《老地保》。书中主角洪奎良是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小人物，他为了给徐惠兰申冤，和凶手马寿作了斗争，他不畏藩王府的势力，也不怕脏官邱高的迫害，在茶馆中说冤情，终于遇到了清官白溪。原书中白溪奉旨前来办案，白溪与冤犯徐惠兰父亲是熟悉的，现在把这些情节去除了，讲白溪出京，皇帝不要他下察民情，只理钱粮，这更突出了白溪抱打不平的人品。而洪奎良敢于开茶馆，大讲冤情，让更多老百姓知道真相，也迫使马寿不敢对其下毒手，这些情节更有利于洪奎良形象的升华。”

## 评弹艺术流派须百花齐放

陈云同志在谈到评弹时，要求“出书、出人”，我请吴宗锡结合他的评弹文集，谈谈这方面的

感受。

吴宗锡说：“评弹艺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流派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气象，至五六十年代，更是人才济济，各种流派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蒋调、严调、薛调、杨调、姚调、丽调、琴调等各呈风采。我作为一个外行，进入上海评弹团以后，在向老艺人学习的同时，与他们进行交流，从交朋友到融入其中成为一员，我觉得非常开心。当然，也有一些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

我又问：“你好像对刘天韵、蒋月泉、唐耿良三位特别推崇？”

吴宗锡说：“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刘天韵、蒋月泉、唐耿良交往更多一些，一位是团长，后来是艺委会主任，两位是副团长。但我在《文集》中写了一组文章，先后写了我与严雪亭、杨振雄、徐丽仙、朱慧珍、周云端、张鸿声、姚荫梅、陈灵犀等人的友谊。”

我问：“你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的？能不能举个例子？”

吴宗锡说：“蒋月泉、朱慧珍的《玉蜻蜓》《白蛇传》能够让人耳目一新，曲尽其妙，与陈灵犀先生有关。陈灵犀人称‘评弹一支笔’，他原名陈听潮，生于1902年，长我23岁。他为评弹演员编写新书目，蒋月泉也深知他文学根底厚，便请他改编了《野猪林》。他不仅帮助整理了《玉蜻蜓》，他写的唱词，与蒋月泉、朱慧珍设计的唱腔融合得天衣无缝。他又根据老艺人杨仁麟说的《义妖传》改编了《白蛇》，其中‘游湖’‘端阳’‘赏中秋’‘合钵’‘哭塔’等大量精彩段落全由他落笔写成。在开篇方面，陈灵犀也妙笔生花，他为严雪亭写了《一粒米》，为刘天韵写了《林冲踏雪》，为张鉴庭写了《误责贞娘》，为杨振雄写了《夜探晴雯》，为周云端写了《岳云》，都深受欢迎。”

说到这里，吴宗锡又补充说：“上海评弹界尽量让老一辈的评弹艺人发挥他们作用，比如请刘天韵、蒋月泉、姚荫梅、严雪亭、杨振雄任艺委会工作，请朱介生、薛筱卿、杨奎斌、周云端向中青年演员授艺，我在这套《文集》中也一作了详细阐述。”

## 《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全14册)》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定价:490.00元

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的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共14种，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各类干部培训机构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的规定教材。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www.peoplepress.net